

大悲佛陀之教義 (續)



(著者近影)

The Teachings of The Compassionate Buddha.

E. A. 柏特博士 著
修 夫 譯

第二篇 趣向涅槃之路

引言

讀了前面第一篇的內容，或者仍未能充份領略交流於喬達摩及其早期弟子間的精神——就是那種精神使佛教富有生氣，傳播日廣，變為印度宗教生活的主要力量。除非認識了那種精神，否則對於偉大的宗教就無法瞭解。佛的弟子們，捨棄世間的迷妄，出家皈依佛陀，志求涅槃之解脫自在，其生活經驗中之含義，也只有確實明瞭教義要點及各要點間之關聯才能領會。

為了這種目的，需要有一本偶選集以表示早期佛徒的忠實熱誠，亦需要一本教義摘要的文獻——其內容的取材和編排，不是按照說法當時的順序，而是適應後人的需要，成爲一種手冊的方式，俾能發揮感應及加被力量，且可作爲誠信佛徒日常生活之切實軌律。

真使人高興，這種需要，可以在古代佛徒的寫作中找到。我們找到了『佛大弟子讚』，其內容是以啓發的方式，描述僧尼爲求證涅槃，仿照佛的行爲，棄捨世間俗務的繫縛，專心辦道的虔誠和行證。我們也找到了『法句』(『真道』或『教法』)。沒有其他的關於佛教要義的書籍，更可以闡揚佛陀之感人熱誠及佛教內容之全貌，凡此諸點，都是佛弟子自佛陀的有力而動人的品格中所接受得來。讀此書者必可獲得這種精神力量——特別是那些趣向於自制的的方法，對於怠惰習性方面各項誘惑的警覺，以及勇邁直前趣向最終成就的說明。

我們先來看看法句。

(按：以下之分章，乃襲用法句原書之分章；因本書係選錄，故非各章俱錄，致章數不盡銜接)

(一) 眞實道

這本偉大的文獻——法句，屬

於經集的一部份，其編輯年代，已無法知道；大家都認爲其內容是佛陀言教的選輯，按照編輯人的意思，分類編排，期能善盡弘揚早期佛教勝義之旨。在阿育王時代(西紀前二五〇年)，已有此書，流通甚速，爲各派佛徒所熟悉。其內容之殊勝，在於善巧運用複述之技巧，及充滿道德虔誠之實證。林語堂嘗稱之爲『偉大稱性之學，在世界諸大宗教中渺有之傑作，乃精誠真境與文學卓才之聚合』。(註：見林著中印箴言第三二六頁)。以下所選用的約包括了這本宗教文學作品的一半。依據慕洛之譯文，稍加改動，以求顯明易懂。

茲引述一段西方人經接受該書之感召而作的結語，以便吾人先得一概念。

『我帶給你大好消息。有一條大路，從無常生活的破滅煩惱達於眞實的快樂，而這條路是任人可行的。不過這條路是艱苦的，沒有神妙的方法能把它變爲平易。就是說要努力不斷的自省；就是說是放棄現時所重視的一切愚昧事項——其實，你現在的自我，和無明貪愛及盲目追求，造成了那一切現時重視的愚昧事項。沒有人，亦沒有神可以替你走這條路，你必須自己去行。請從現在開始。要警覺，且刻刻警覺。盡其所能，努力不懈。勿讓任何事物引誘你停滯在路旁——不可放縱流連，不可錯誤的追求刻苦，不可愛好毫無用處的形而上學，不可企望和那些未入正途的人爲侶。毫不退縮的面對目標。戰勝自我』

——一切勝利中的最大者，此生和今後趣入平安快樂的鎖鑰——那這成功了。』

第一章 雙句

我們的一切，都是思想的結果。以思想爲基礎，由思想造成。若人由惡的思想發出言行，苦痛就隨着他，如同車輪跟隨着拖車的牛腳。

我們的一切，都是思想的結果。以思想爲基礎，由思想造成。若人由純正的思想發出言行，快樂就隨着他，如同影子永遠不離開他一般。

『他罵我，他打我，他敗我，他搶劫我』——在懷有這種思想的人們之間，仇恨是永無停止的。

『他罵我，他打我，他敗我，他搶劫我』——在不懷有這種思想的人們之間，仇恨是可以停止的。

因爲，無論何時，不能用仇恨停止仇恨；用愛可以停止仇恨——這是萬古不變的定律。

世人不了解我們此生必將完結的；倘使他們了解此事，他們之間的諍論立刻可以停止。

只追求快樂生活的人，他的感官(按：諸根)不加控制，飲食無節制，怠惰，懦弱；魔王一定會戰勝他，適如風吹倒一株脆弱的樹。

不追求快樂生活的人，善於控制他的感官，飲食有節制，誠懇，堅強；魔王一定不能戰勝他，無異於風吹倒石山般之不可能。

自願穿黃色僧袍(按：指袈裟)的人，而不淨除自己的罪惡，勿

觀制欲及誠信，他實在不配穿那黃色的僧袍。

已能淨除自己罪惡的人，置身於各種美德之中，善能制欲及誠信，他實在是值得穿那黃色的僧袍。

有些人以真為假，以假為真，他們追求妄想，終不能達到真實。

有些人以真為真，以假為假，他們追求真理，得達真實。

有如雨打透屋頂的草蓋得不好，房子，貪欲會打透一個不善思慮的心。

有如雨不能打透屋頂的草蓋得很好的房子，貪欲不會打透善於思慮的心。

作惡的人，現世悲傷，來世悲傷；兩世都悲傷。當他看到自身作業所招惡果時，他悲傷而痛苦。

有德的人，現世愉快，來世愉快；兩世都愉快。當他看到自身行為的純潔時，他愉快而歡樂。

作惡的人，現世受苦，來世受苦；兩世都受苦。當他想到他所作的惡事時，他受苦；當他趨於惡道時，他更受苦。

有德的人，現世快樂，來世快樂；兩世都快樂。當他想到他所作的善事時，他快樂，當他趨於善道時，他更快樂。

輕躁的人，縱然能讀誦很多教法，而不遵行，於宗教生活中他是沒份的，只不過是像牧童計算別人的牛。

遵行教法的人，縱然只能讀誦很少的一部分，他已經滅除貪欲，仇恨和愚痴，具有正知見和寧靜光明的心；於現世及後世無所牽繫。

他實在是於宗教生活中有份的。

第二章 誠懇

誠懇是涅槃道，輕躁是死道。誠懇的人沒有死，輕躁的人就好像已經死了一樣。

能明瞭這一點的人，行於誠懇，因誠懇而快樂，因知所抉擇而歡樂。

這些有智慧的人，思惟，寧靜，奮力精進，得達涅槃最高樂境。

倘若一個誠懇的人已經喚醒了他自己，倘若他不健忘，倘若他行業純淨，倘若他小心行事，倘若他自制而生活合於教戒——則他的榮譽必能增進。

有智慧的人，由於覺悟，由於誠懇，由於守戒，可以把自己造成砥柱，狂瀾不能漂沒。

愚者行於虛偽；智以誠懇為至寶。勿追求虛妄，勿追求感官貪愛之享受。誠懇而有定力的人，得大快樂。

當了悟的人藉誠懇驅除虛妄之後，他成為聖者，攀登於由智慧築起的樓閣，俯瞰愚者；他不受諸苦，而觀於苦惱眾生，好像一個人立於山上俯瞰立於原地的眾人。

聖者前進如賽跑，把疲憊者遺落於後方，亦如誠懇的人之於愚者，醒者之於睡者然。

摩伽（按：帝釋別名）由於誠懇，升為諸神之主。人們稱頌誠懇的人；放逸者受人責斥。

比丘於誠懇中得安樂，視放逸為可畏，其行為有如火燄，燒掉大

小諸縛。

比丘於誠懇中得安樂，視放逸為可畏，他不會退失其完全之境界，——他已近於涅槃。

第三章 思想

好像作箭的人調直他的箭一般，智者調直其搖擺不定的思想，思想是難於守護，難於管制的。

好像魚從水中被捉出來而棄置在乾地上一樣，我們的心思永在戰戰兢兢，以求脫離誘惑者魔羅的控制。

調心為善，心難制御，心性浮躁，逐境流轉。調心能獲快樂。

思想難於覺察，狡而不馴，逐境流轉，故智者制御其思想。善制御思想能獲快樂。

心跑得很遠，單獨活動，不可觸知，而隱伏於心臟之窟室；善制心的人，可以不受誘惑者魔羅的束縛。

設若人的信仰不堅定，設若他了解正法，設若他安靜的心起紛擾，他的智慧永難成就。

若是一個人的思想不分散，若他的心不迷亂，若是他停息了善惡之想；當他警覺的時候，無有恐怖。

一個人如了知色身脆弱如陶瓶，且使思想如堡壘般堅強，則應以思想為武器，向誘惑者魔羅進攻；於戰勝他之後，仍須防守不懈。

噫，沒有許久，此身將臥於地下，遭蔑視，無意識，有如無用的一段木材。

怨家對怨家之所為，仇敵對仇敵之所為，不正當的心情，將造成危害。

正當的心情，有大用處；非父母親友所能為力者。

第四章 愚

對於醒着的人，夜是長的；對於疲倦的人，一哩路是長的；對於不了解正法的愚人，生命是長的。

一個旅行者設若不能遇到優於己或與己相等的人，則應持續其孤寂之旅程；不可與愚人結伴——（按：勿友不如己者）。

「這些子女屬於我，這些財產屬於我」——愚人因為這些思想而受苦。他自己且不屬於自己，何況子女與財產。

愚人自知其愚，僅就此點論之，他是智者。惟愚人自以為智者，則真正可稱為愚人矣。

愚人縱然終身與智者為伍，他所了悟的真理之少，有如用匙嚐羹的味道。

聰明的人雖然與智者相處祇一分鐘，他立即了悟真理，有如用舌嚐羹的味道。

不了悟的愚人，以自己為大敵；因為他們作惡業而生苦果。

人作了惡業，一定會後悔的，當受到果報時，泣哭而恐懼。

人作了善業，不會後悔；當受到福報時，歡喜而快樂。

當惡業未生惡果之先，愚人以之為甜蜜；但是當惡果成熟時，愚人則受到痛苦。